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66

25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一百六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2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马希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弗里曼夫人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李巍岷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加泽兰小姐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鲁斯先生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霍拉特先生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普里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毛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卡洛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扎瓦隆卡先生

科尼克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瑙莫夫先生

埃夫多科钦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库捷波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米库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沃伊沃迪奇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它的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成员国希望就其他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问题发言的可以听便。

我愿对出席今天委员会会议的两位贵宾表示欢迎，他们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匈牙利的代表。

鲁斯大使阁下过去在本委员会已作过多次发言。你们都知道，他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裁军和军备管制部的特派员。他对裁军事务一向很积极，不仅在本委员会，而且在纽约都很积极，他在纽约参加了大会的例会。

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I·霍拉伊先生阁下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曾两次担任目前的职务。从1974到1980年他曾在纽约任匈牙利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作为一个多边外交的专家，他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其中有些是关于裁军问题的。

我知道委员会的成员们将以极大的兴趣倾听我们两位来宾即将向我们作的发言，并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极大的欢迎。

今天在我名单上将发言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美国、蒙古、保加利亚、苏联、肯尼亚、阿根廷和中国等代表。还有一位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希望在今天发言，我希望我能给予机会。但是，由于我们今天上午的名单上已有9个人要发言，承他同意，只在名单上的发言人讲完之后如果还有富裕时间的话才发言。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联邦政府裁军和军备管制特派员鲁斯大使阁下发言。

鲁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能再次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来讲话感到非常荣幸。上次我有幸到这里来是在1981年8月6日。在那一次，我曾对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联合提交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CD/205）阐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同时我能够亲身体会了反映委员会工作特征的高度责任感，献身于认真的谈判的精神和专门知识的掌握。我在讲话中提醒既要提防盲目乐观也告诫不要消极放弃，并指出我对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的谈判特别感到振奋。我满意地注意到已经加紧了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

(鲁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将继续以建设性态度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向即将来临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可以获得所有各方都支持的成果。

大家都知道，委员会努力取得切实成就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气氛是否得以改善，特别是东西方之间气氛的改善。不幸的是存在着令人遗憾的相反趋势：自从1981年12月13日以来，由于一次事件同欧安会在欧洲所起作用的目标和结果背道而驰，已在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阴影。若干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都在本届会议开始的一般性讨论中强调指出了这个情况。

现实的和具体的军备管制仍然是国际安全政策的一项迫切的任务。因此，委员会能够就有效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拟定了新的扩大的职权范围，并且就核试验问题设立以核查全面禁试的遵守情况问题为重点的新的工作小组方面也已取得了进展，这些都是令人满意的。

从一开始就对委员会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的工作十分重视的我国政府，随时愿意为这方面的工作取得成功作出贡献。本着这样一个意愿，我国代表团正提交一份新的工作文件，该文件涉及核查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规定销毁现有储存和制造厂的公约的遵守情况问题。我们这样做是由于知道在公约的范围和定义等方面已经达成大量协议。遗憾的是这些积极的发展迄今没能在解决核查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时取得相应的进展。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它始终无保留地坚持信守着。而且，从1954年到现在，与它的盟国相对比，它已成为保证承诺不生产核武器、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唯一的国家。我国政府在1972年签订《生物武器公约》时声明：“在化学武器领域，它既不研制，也不获取，也不储存任何在它自己控制下的、它业已保证不予制造的战剂”。与它承担义务有关，我国也同意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国际核查。从这种实际核查取得的经验曾在1979年3月举办的一次国际专题讨论会上介绍过，然后记载在第CD/37号文件中。

鉴于这些情况，我国感到理应作出很大的努力，来促进缔结一项全面的，同时也是可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我国议会德意志联邦议院（下院）一致支持这些努力。它在1981年12月3日一致通过的一项决定中，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比以往作出

(鲁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更大的努力以求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它认为这样一项公约是不可缺少的，而有效国际核查必须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知道我们对以下各点是一致同意的：

- 化学武器被国际公众认为是特别令人反感的，是对平民的特大威胁。
- 只要这些武器存在，那么，有人不顾日内瓦议定书的禁令，可能在军事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就不能被排除。
- 这种危险必须避免，事实上也可以避免。这就要求有一项协定，规定在适当的核查下销毁全部现有化学武器，并保证任何国家将来不得研制、生产或储存化学武器。
- 这样一项协定的遵守必须可靠地予以保证。这是确保化学武器的恐惧彻底并永远地从世界上消除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的经验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尽管这些问题甚至要比那些与其他军备管制协议有关的问题更加广泛和复杂，但仍然是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请允许我概括列举关于一项必要的核查安排的某些组成部分。

- (a) 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不能单独地由国家技术手段进行监测。人们从外部观察一座化工厂是没法了解内部的情况的。
- (b) 因此，由国际专家小组进行现场视察必须是一项核查制度的固定组成部分。
- (c) 一项可靠的核查制度具有两项主要作用：它必须使需要澄清的情况得到公正的审查，同时必须通过按固定的程序采取定期和无歧视的措施来确保公约的遵守和实施。
- (d) 化学品生产和研究方法加以保密的合法权利必须予以充分保护。

我认为在拟定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进展有着很好的前景。就在最近美国总统曾明确地指出，他的国家认为缔结一项全面和可以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是它军备管制政策的高度优先事项，并指出美国到1984年将欢迎这种成就，因为到那时美国不再需要重新生产它1963年已中断的化学武器和引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委员会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第一次获得起草一项公约的全面职权。在小组中

(鲁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讨论已在加速加紧进行。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可以建立在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上面了。国际舆论对化学武器问题的敏感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武器可能已在南亚危机地区使用的报道。因此取得使人类从恐怖中解放出来的这种令人满意的成果的条件是存在的。

我国代表团今天提交的工作文件指望能对一个仍然引起最大困难的问题——充分核查问题——在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文件的作者受下列目标的思想指导：我们提出的核查制度在我们看来既是有效的，也是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它认识到开支和人力方面的需求必须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文件设想进行定期检查以监测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销毁，以及不制造化学武器的保证等两个方面。此外，该文件要求在受到挑战时进行视察，那就是如果确认有怀疑时可能进行专门的检查。这两种程序光靠其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一项可靠的核查制度必须两者都包括在内。

该文件并没有忽略核查制度可以制定得更加细致这一事实。我们并不排除在化学武器领域中规定更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可能性，这能具有特殊的心理和政治影响。文件并没有包含这一领域的任何具体建议，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概括列举我们认为任何化学武器禁令所不可缺少的一项核查制度的组成部分。

请允许我就该文件所述定期检查问题补充几句话。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措施。对不制造化学武器的承诺进行核查是准许的，我们认为，确保对生产有机磷物质的化工厂进行不定期的现场视察就足够了。文件建议用抽签的办法选择要视察的工厂。在我们看来，潜在的违反规定者正好被抽查到的可能性，能够确保人们具有很大的信任，相信公约是得到遵守的。

对核查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的销毁提出了具体规定。它们规定在进行销毁期间的前后进行强制性视察；在销毁期间可采取用技术辅助，如流量表的共同商定的监测的方式，并进行不定期的现场视察。

你们将注意到，我们没有建议把监测生产双重用途的物剂的定期检查包括进去。在这方面，公约的范围超过了这一拟议中的核查制度范围。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正当的限度。因为我们认为，从技术观点看，全面的核查在这一特定领域里可能很难实现。而且更为主要的是，有关的物剂并不是军事上很重要的。因此，文件提

(鲁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的定期检查集中在剧毒物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设施的具体设计将说明是否违反公约的规定。

在这方面，文件还建议一种核查不生产二元武器的方法。这包括取样，样品就在视察地点加以分析。分析采取一个速决的程序，它可以证明不生产二元武器的关键前体，但不披露样品的全部实际成分。我讲到二元时指的是一种含有关键前体作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混合物。只有这种关键前体是一种有机磷混合物，这是二元武器的关键性物质。就是这种前体才必须进行核查。因此，说二元生产技术不能接受合理和有效的核查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补充一点，即文件中所使用的“二元”这个词，包括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活性物质制成的武器。

我要强调指出，拟议中的程序有意去掉任何可能的弊病。在国家以及国际市场上面临着紧张竞争的我国化学工业，坚决支持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并愿意同任何有关方面分享它取得的经验。

我请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的文件并和他们自己的考虑结合起来。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和信任，长期以来所持的保留态度现在应予重新考虑了。应承认明确规定的现场视察是化学武器领域进行核查的合适的手段。这还会对其他裁军和军备管制所作的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可靠的核查并不是对任何个别国家有利或不利；但它对每一个国家有利，并加强全世界对军备管制协定的信任，并增强达成旨在确保遵守谈判结果的合作措施的现实的愿望。

自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起草以来，这个城市成了为争取裁军和军备管制，多次成功地进行国际努力的所在地。目前它不仅接待着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接待着另一个对欧洲和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谈判机构。我指的当然是美苏关于裁减和限制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它在商定休会两个月之后，将于5月20日开始新一轮谈判。我国政府自然会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谈判的进展，而且正积极参加北大西洋联盟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协商。我们认为美苏中程核武装力量的双边谈判同委员会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多边努力有某些共同点：它们都旨在取得零点水平的结果，换言之，中程核武装力量的谈判旨在消除一切陆基远程核导弹，本委员会的努力旨在消除一切化学武器，从而为达到尽可能低水平的结果作出贡献。我国希望这两方面的谈判都能取得这种实质性的结果。我们将支持一切为导致建设性和具体结果所进行的努力，以促进谈判，并使它们得到顺利的结局。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外交部副部长 I. 霍拉伊先生发言。

霍拉伊（匈牙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对我表示欢迎的溢美之词，我也和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所已经表示的那样，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3月份会议的主席。今天我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发表讲话，并阐述我国政府对目前世界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们关心的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观点感到很荣幸。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熟人使我个人感到极大的愉快。前几年我曾有机会同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愉快地一道工作，现在正盼望着在即将来到的机会中同你们大家共同合作。

匈牙利没有一个人不赞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就是维护和平和防止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举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是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最坚实的基础，其首要目标就是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战争的危险。作出贡献。

为了实现这个首要的目标，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一贯地并将继续竭尽全力促进旨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的每一项努力，以达成真正和有效的裁军措施。为了证明我们对军备限制和裁军所作的意义深远的承诺，我们应该提及匈牙利是这些领域中生效的所有国际协定的缔约国，而且对其中许多协定的拟定和起草作出了贡献。我国的代表们不遗余力地在审议或谈判这些问题的所有机构中积极和建设性地进行工作。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一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深信，值此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战争与和平之间力量的对抗加剧，当军国主义集团企图破坏现有的力量均势并公开追求军事优势之际，作为谈判军备限制和裁军这些世界性的问题的唯一国际论坛，本委员会今天负有比以往重大得多的责任。由此，本机构各成员国的责任也同样增加了。现在既然所有核武器国家和大部分军事强国都参加了这个十分均衡的谈判机构，委员会有了缺点就不能责怪任何别人，只能责怪它自己或它的某些成员国了。

在准备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期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国必然面临的令人沮丧的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个成员国都要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过去三年的时间而受到谴责呢？在一个惊恐的世界里，公众舆论将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停止军备竞赛并对军备计划的巨大开支作出很大的削减来评判委员会的工作，答复是很清楚的。清楚得如同大多数成员国的资产负债表那样，这些国家年复一年地提出具体提案、条约草案、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工作文件，以及为了树立一个榜样并为达成公正的协议铺平道路而单方面采取的、真正的军备限制措施。

在一个武器的积聚，特别是核武器的积聚对人类生存本身和文明造成永久的威胁的世界上，当裁军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时，各国有责任真诚地进行谈判是一项首要的义务。这是一项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一致保证承担的义务。因此，任何不愿意履行其义务的国家就得负起重大的责任。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坚定地奉行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外交政策。同其他《华沙条约》的缔约国一道，匈牙利曾屡次重申它愿意在平等和互惠的基础上就限制、裁减或禁止任何种类的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和缔结协定。正如去年年底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外长会议以后于最近发表的公报所指出的，这种意愿“不仅适用于核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适用于常规武器。它还适用于各个国家武装部队的数字的裁减”。

我国政府的代表曾在许多场合声明，对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来讲，停止核军备竞赛、消除一场热核灾难的威胁和核裁军，都是居于最优先地位的问题。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在核裁军措施的范围中，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必须最紧迫地进行讨论。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欢迎苏联采取的建设性的步骤，它曾表示愿意在一定的、开始时期，在三方谈判的基础上接受这样一种禁止。我们深信，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对核裁军问题的整个范围内产生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

对于第CD/4号文件中综合性提案的共同发起者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有吸引力和最得计的解决办法，是准备并开始就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问题、就逐步裁减它们的储存直至彻底消除此类武器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已经有若干措施是可能有助于一项全面的办法的。第一项就是进一步加强不扩散条约，并在同样范围内，就不在目前没有这种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问题通过一项国际协定。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我们坚决相信, 这样一项协定的通过, 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措施, 此外, 它可以成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个前奏。社会主义国家很早以来就一直提倡这个主张, 我国支持一切为了在欧洲各地区象欧洲北部, 巴尔干地区, 以及我们特别关心的欧洲大陆中部, 建立这种无核区所作的努力。我们也赞成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和平和合作区。匈牙利政府认为这种区域对缓和紧张局势和加强信任所起的作用甚而将超越它们地理界限以外。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明确承认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领域负有特殊的责任。苏联一向尽到这种责任的。即使在美国已单方面中断了双边谈判之后, 苏联方面仍然表现出建设性的态度, 并在许多场合呼吁迅速恢复它们之间的谈判, 特别是那些关于限制战略军备的谈判。匈牙利政府强烈敦促立即恢复这些谈判以期对战略军备达成重大限制和裁减。我们深信, 这样一种事态的转变将对整个国际气氛产生有利的影响, 还将促进其他机构的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的谈判。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的世界性方面同欧洲的中程核武器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匈牙利政府欢迎苏美之间开始就这一复杂的议题进行谈判, 并对苏联方面的崇高目标和建设性建议表示充分支持。我们赞成规定彻底消除以我们大陆为目标的全部中程核武器, 并最终使欧洲彻底摆脱一切核武器的这种解决办法。上周苏联再次表明它在这方面合乎逻辑的和坚定的立场, 决定采取单方面的暂停行动, 并表示愿意在今年晚些时候裁减一定数量的中程导弹。国际社会各国期待谈判桌上的另一方能表现出类似的诚意和相应的意愿。然而美国官员方面急急忙忙地拒绝却正好暴露它惊人地缺乏诚意不愿意很好考虑为解决我们时代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重要建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一样, 对它的安全以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怀有正当的关注。我们深信, 排除核战争威胁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早地消除一切核武器, 或至少宣告首先使用这类武器是对人类的最大犯罪。但是, 一些部分性措施也能有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我愿意强调指出,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我们的出发点是, 象我国这样根据一个有效的国际合法文书拒绝取得核武器。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其领土上也没有他国核武器的国家, 当然有权获得无条件的保证, 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仍然赞成在一项国际公约的范围内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支持这样的建议, 即作为第一步, 由核武器国家对安全保证发表内容相同, 并经联合国安理会确认的声明。

去年8月当美国政府宣布开始大规模生产中子武器时, 匈牙利人民深感震惊和恐惧。即使是关于可能使用那种武器的念头就足以令人深深悲叹, 并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愤懑情绪, 而特别是在打算部署这种武器的欧洲, 情况更是如此。我国政府坚决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就一项彻底禁止这种可怕武器的公约开始进行谈判。

我花了这么大量的时间来谈有关核裁军这个复杂的问题, 正如匈牙利代表团一贯把很大的重点放在所有这类问题上一样, 清楚地表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和优先地位。但是, 这一事实并不会减损我们要求就委员会的其他议程项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意志和意愿。

匈牙利代表团确实在很长时期以来就是下列紧迫措施的提议者之一: 缔结旨在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国际协定; 禁止放射性武器; 以及禁止研制和生产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类武器的新系统。

我国人民象全体欧洲各国人民一样, 对美国最近就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采取的措施深感焦虑。所有国家, 特别是欧洲的国家, 都应该起来坚决反对把大批的新的核武器、中子武器和化学武器充斥这个大陆的罪恶计划。本委员会应加速作出努力以防止化学军备竞赛的新的和非常危险的加剧, 应采取紧急步骤防止生产和部署新式化学武器, 特别是二元武器, 以及在目前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部署这种武器。

匈牙利代表团一向认真地参加了拟定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草案, 它将继续参加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进一步谈判。

就在一周以前, 我国代表团在本委员会就旨在防止技术军备竞赛在质的方面的新回合和实现彻底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的各种步骤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还建议认真审议适当的方案, 根据这些方案, 各国,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强国应发表内容相同的庄严声明, 谴责任何为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所作的进一步的努力。我国政府满怀希望, 我们的创议将能予以慎重考虑并将得到积极的响应。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在结束回顾我国政府在军备限制和裁军的某些主要问题上的立场之前, 我愿意提及我们对苏联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所作提案是全力支持的, 该提案要求尽可能早地缔结一项旨在防止外层空间成为一个新的军备竞赛场所的国际条约。我们希望委员会全体成员国能清楚地认识到, 一旦对各国利害相关的另一个领域被卷进军备竞赛将使人类面临的巨大危险。

最后我希望重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非常重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取得胜利。怀着这样的心意, 在这里的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 以及在纽约筹备委员会的各代表团正在准备工作中进行合作, 以期确保一切美好预见得以实现。我们期望特别会议成为一个决定行动方针的论坛。我们将尽全力协助保持并进一步发展第一届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愿意对维护《最后文件》所包含的原则作出贡献并在拟定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中发挥作用。

匈牙利代表团一直积极地参与了该《方案》的起草工作, 并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的原则立场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们的建设性提案受到欢迎和赞扬。因此, 我现在只限于说明我国政府的几点基本看法。

在这次发言的头一部分我已明确指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准备并愿意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就限制、裁减或禁止任何种类的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并缔结协定。这一保证已在各种场合宣布过, 最近的一次就是1980年5月在华沙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所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该文件是由成员国家的最高政治人物签署, 并经相应的政治和立法机关讨论通过的。我愿说明, 该项宣言载有关于保证的详细说明, 这一点实际上已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外交部长在1981年12月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上予以重申并进一步加以发展。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决心完全遵照第一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并载入《最后文件》的原则和优先次序继续进行谈判。我们还决心从全局出发, 根据确定好的时间里拟予采取的相互关联的行动的合理次序, 就一切措施进行谈判。我们同意在《综合裁军方案》中包括关于举行定期审查的适当条款, 以便查明保证的履行情况和措施规划的实施情况。这种审查应进一步推动裁军进程的继续, 并应在适当的时候导致第一次世界裁军大会的召开。我们认为, 这样一次世界大会将标志着《综合裁军方案》每一主要阶段的目标的实现, 我们衷心希望, 这个会议将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全面彻

## 底裁军。

主席（译自法文）：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发言。

菲尔兹（美国）：今天两位尊敬的来宾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我们确实深为荣幸。他们的光临说明他们各自的政府对我们委员会的重视。我国代表团愿和主席先生一起，怀着同样愉快的心情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斯大使阁下，和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霍拉伊先生阁下出席委员会的会议表示欢迎。我也怀着遗憾的心情注意到我们尊敬的同事和朋友，罗马尼亚派驻本机构的能干的代表米尔恰·马利塔大使阁下的离任。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实际上也是我们大家，会怀念他在委员会里的志同道合和干练的工作，同时我又觉得，我们在日内瓦有所失之感是自私的，因为他是到华盛顿去任职，在那里他将是罗马尼亚驻美国的外交代表。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并预祝他对罗马尼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作出重大贡献。

就一项彻底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是委员会工作项目中列于接近首位的目标，也是我国政府给予很大重视的目标。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在他2月9日在委员会的发言中概述了美国对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立场。今天，在两次专门讨论化学武器问题的全体会议之一的这个会议上，我愿意比较详细地阐明美国的态度。

美国认为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是加强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朋友和盟国的安全，以及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的一个手段。我们正在寻求通过消除潜在敌人现有军火库中的真正的武器来消除真正的威胁。美国很清楚地知道化学武器过去被使用于战场上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武器对不能保护自己的弱小国家的军队和平民特殊有效。我们深信，甚至当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就有人在世界偏远地区——阿富汗、老挝和柬埔寨——的现行冲突中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必须制止使用化学武器，并实现我们寻求的目标——彻底和可核查地永远禁止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储存。

(菲尔兹先生, 美国)

确保化学武器的禁令能加强安全, 而同时又要尽可能保证它不妨碍正当的化学活动, 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做到恰如其分地平衡是一项很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有毒化学物在现代社会中到处都是。今天所有国家都大量依靠有毒化学物, 用它们做药品、农药和化学触媒剂, 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而已。我国政府认为, 过去对生物武器和环境战争所使用的简单办法, 对于处理围绕一项化学武器的禁令这样更为复杂得多的问题, 是不能如法泡制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已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十多年的工作。鉴于牵涉的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人们不应该对难以达成协议感到惊讶。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大量有益的工作业已完成的事实。

不幸的是, 进展很不平衡。在确定禁止范围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在确保普遍信任, 使缔约各方的遵守它们的义务作出安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大得多。很清楚, 在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已成为委员会顺利完成工作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 我愿意简单论述一些发生在委员会以外的事件, 它们是委员会讨论一项化学武器禁令时背景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对我国政府所抱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各成员国想了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那么对这些事件有个恰当的了解是很必要的。

首先, 大家都知道, 美国已作出决定, 不能再延缓使它的威慑性化学武器储存现代化的步骤。十多年前我们关闭了所有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从那时以来, 我们没有生产过任何化学武器, 并在实际上销毁了大量这种武器。我们曾希望苏联采取相应的行动, 并且相信在一项化学武器禁令方面取得进展就会由于消除了我们在化学战争能力方面预计会遇到的威胁, 而使今后没有必要再生产化学武器了。不幸的是威胁不仅依然存在, 而且比过去更大了。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对付它——否则就是不负责任。我们很希望有一项可充分核查的条约, 我们将为此继续积极工作, 但是在达成这样一项协议之前, 从苏联的行动清楚地说明, 我们必须在化学武器领域保持军事能力。这一态度是同我国政府在其他正在进行谈判的领域所采取的态度一致的。我不准备对这一点作过多的说明。为了使其他尊敬的代表们了解情况, 我国代表团今天提交一份题为“美国制止化学战争计划”的工作文件。它很详细地说明了我们正在采取的若干步骤以及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化学计划的目的是说得很

(菲尔兹先生, 美国)

清楚, 就是保持最安全的、最低水平的化学弹药、能在侵略者进行化学进攻时提供有效的威慑力。这并不是象某些人要你们相信的那样, 是要取得在这些武器上的优势, 或甚至要同庞大的苏联的能力相匹敌。我愿意特别指出的是, 我们所计划的开支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防护化学进攻有关的。

有人在本委员会断言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 并说我们把化学战争能力现代化是故意为达成协议制造障碍。那是一派胡言。美国对一项彻底和可以核查的化学武器禁令这个目标所承担的义务曾经我国政府的最高当局重申。我愿意在这里明确指出, 假如我们顺利地达成这样一项禁令, 那我们将愿意, 事实上是将急切地立即停止我们的二元武器计划。

此外, 某些代表团也许想让其他代表团相信, 生产二元化学武器将使一项化学武器禁令的充分核查困难大得多或者甚至成为不可能。这也是一派胡言。事实是, 化学战剂的制造过程, 不论是常规的、二元的还是其他多元成分的武器, 都有着相同的基本的核查问题。我们设计的二元系统将生产出本委员会已广泛讨论过的标准神经性毒剂。它们将使用以常规方法生产神经性毒剂所使用的同样的关键前体。一个二元的生产设施还包括处理有毒化学品的专门装置, 这些装置不会象在一个常规的神经性毒剂制造厂里的那样广泛, 但是这种区别不会在核查方面产生实际影响。国家技术手段即使应用于常规化学战剂工厂也是不够充分的。至于那些生产常规化学武器的设施, 对生产设施本身作一次现场访问就可以不困难地断定正在生产什么和为什么目的生产。对于常规化学武器也一样, 其中包括有“单一用途”的前体; 这就是说, 它们没有商业用途。这种关键前体——不论它们可能在什么样化学战剂生产过程中使用——都必须在未来公约中涉及。

还有另一系列的事件对委员会的工作的影响更为严重得多——这些事件引起了严重的忧虑——现有的军备管制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约束力正遭到破坏。

美国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苏联对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 该《公约》是在本委员会的前任机构中谈成的一项军备管制条约。我们掌握了关于一次很不寻常的炭疽病突然蔓延的确凿证据, 事情发生在1979年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城, 同一处重兵保卫的军事装置有联系。我们曾在双边的基础上多次要求苏联提供情况以减轻我们的不安。苏联政府的答复——说这次突然蔓延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坦

(菲尔兹先生, 美国)

率地说是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符的。

除了斯维尔德洛夫地方的突然蔓延事件, 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握有说明苏联和接受苏联援助的部队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禁止为敌对目的拥有致死性毒素, 但在老挝和柬埔寨一些曾报道遭受化学武器攻击的地区, 发现过这种毒素的样品。

我国政府对最近得到的关于正在老挝、柬埔寨和阿富汗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 审查刚刚结束。我们断定, 致死性的和其他化学武器正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使用, 而本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国苏联是直接参与其事的。我们将向所有各国代表团提供一份概括论述我们的结论以及结论所依据的材料文件付本。

这分从许多不同来源积累起来的证据对现有的和今后的军备管制协定, 特别是在化学武器领域的军备管制协定, 提出了若干严重的问题。需要改进国际核查程序和机构, 以处理遵守情况问题已被充分证明。苏联在解决这些美国和其他国家严重关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屡次拒绝合作, 给我们达成一项化学武器的禁令的集体努力投上一层阴影。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我国政府的决心, 要确保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和遵守情况的安排是切实有效的。

我国政府对核查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一种抽象的谈判立场。这是出于基本的安全考虑。我们认为, 为了有利于制止一次化学进攻, 拥有以牙还牙的报复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我们按公约的规定, 承担放弃这种能力的义务, 那么该项公约的条款必须规定充分的信任水平, 保证潜在的对手也放弃他们的化学武器能力。我可以坦率地讲, 如果公约不能充分地进行核查, 因而也不能赖以消除化学武器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 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不能想象我国政府会加入一项在这方面存有严重疑虑的公约。

大家一致认为, 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制度应建立在国家和国际手段结合的基础之上, 两者将能相辅相成。然而, 在这方面却有根本的分歧。某些代表团希望几乎全部依靠国家技术手段和国家执行措施。其他许多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 认为只有国际措施, 包括有计划的国际现场核查, 才能为充分进行核查提供基础。

(菲尔兹先生，美国)

我们深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技术手段将是不充分的。而且国家执行协定无助于保证别人相信各国政府遵守协议。任何措施都不能取代合作地进行的国际核查措施，包括在公约中事先商定的有计划的现场监测。

关于进行核查的总方针的讨论已充分表明委员会内部存在着这些基本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认为应加紧努力把有问题的领域分出来并给予重点讨论。这是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所赞同的方针。但是若干代表团显然希望回避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我们不认为这种态度能解决任何问题。把问题束之不顾不会使问题变得不实际些或不重要些，而且肯定不利于它们的解决。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有意义的进展将取决于解决基本核查问题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在检查条款上求得一个共同方案甚而还没有基础的时候，就试图起草其他领域的规定条款是不会有什

么结果的。

已经到了从一般性地讨论广泛办法转到讨论核查问题的时候了。委员会现在应集中讨论具体的核查问题，一项一项地进行，投入尽可能多的必要的时间以求达成协议。第CD/167号文件，即加拿大的工作文件中所开列的任务清单可以为起草有待讨论的问题清单提供良好的起点。很清楚，不可能有能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任何简单的方案。由于核查工作的多样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必须包括制定适合具体情况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为了给许多留下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就需要委员会各成员国之间积极合作，运用他们的集体创造力和专门知识。我国代表团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两次就远距离持续核查的概念主动进行介绍。不久我们将向委员会提交一个具体的提案，建议对这种技术进行详尽的评价，以作为化学武器核查制度的一个可能的组成部分。

为了解这些工作的技术程度和实现这些工作的技术可能性需要有技术专家的积极参与。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相信专家们在毒性确定方面的主要工作业已完成。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在核查方面的需要专家的意见。我们将同意，作为第一步，要求专家们在今年夏季概括出监测销毁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方面的可能程序，并讨论载于3月15至19日协商会议的报告草案中的若干其他与核查有关的具体问题。

我想最后谈一个要求人人都能理解的问题。我国代表保证在委员会为达成一项化学武器禁令所作的努力中给予全力合作。我们随时愿意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坐下

(菲尔兹先生, 美国)

来努力找求许多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 这些问题是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所必须解决的。在这方面, 某些人曾提出取得迅速进展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美国恢复同苏联的双边谈判。我愿意清楚地阐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恢复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待苏联表明真心愿意谈判有效核查和遵守安排并根据现有协议信守其义务。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误解。皮球绝对是在苏联这一边的。

我们寻求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已经好多年了。我们并不幻想很快就找到解决办法。但是, 在处理核查和遵守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方面, 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 解决起来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我们不能再丧失更多的时间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对你就任委员会主席表示诚挚的祝贺, 并祝愿你顺利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我愿借此机会向伊朗大使马哈拉蒂致意, 感谢他担任2月份主席时在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中作出的努力。

我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任代表, 我的好朋友和同事M·维伊沃达大使, 并向他保证我将继续同他进行密切和认真的合作。

在开始更为详尽地阐述蒙古代表团对议程项目4的立场之前, 我要对最优先次序的核裁军问题再简短地发表一点意见。

蒙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 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在本委员会早日开始对议程项目1和项目2进行真诚的谈判, 并立即设立拥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在本讲坛的许多代表团的发言, 其主题都是公正地要求就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开始谈判, 这是非常自然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谈判是不能再拖延了。

在早些时候的全体会议上, 我们注意地倾听了21国集团中若干代表团的发言, 其中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和巴西代表团的发言, 还听取了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赫德尔大使以及尊敬的波兰代表, 苏伊卡大使的发言, 所有这些发言都谈到议程项目1的若干重要的方面——说得更确切一点, 谈到了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应允许它就有关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实质性问题，也就是拟定相应的多边条约和协定进行谈判。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第 CD/259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正是这样的方案可以作为委员会各成员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行动应产生结果。

值此国际形势艰难之际，在限制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领域里拟定和通过有效措施的问题已成为最迫切和尖锐了。在这些最优先次序问题上达成积极的解决办法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防止一场核灾难而进行建设性努力和创议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愿强调指出苏联在防止日益增长的核导弹战争威胁这个关键问题上提出新提案的重要意义。

几天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L. I.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第 17 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和平倡议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力支持。苏联单方面决定在苏联欧洲部分暂停部署中程核武器，在量和质的方面冻结早已部署在那里的这种武器，并停止以较新式的导弹更替老式的导弹，还有苏联提出的若干其他具体建议，这些都充满了对避免战争威胁的真诚关怀和降低军事对抗水平，并根据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通过苏美谈判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协议的愿望。苏联就此再一次表现了它的良好意愿和它准备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为了加强和平和稳定而努力争取这些极其重要问题的积极解决。

现在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对委员会于本周开始进行审议的议程项目 4 发表一些意见。

裁军谈判委员会几年来为了拟定和批准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草案所作的努力，正遇到新的严重的困难。我们深信，禁止化学武器是今天在真正裁军领域里的最迫切和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将有同样的观点，即：人类必须摆脱化学战争的恐怖，并从那种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拯救出来。

然而，美国政府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它批准了一项好几十亿美元的“美国重新进行化学武装”计划，该计划的基本实质是授权制造化学武器新一代并最终把它们安置在别国领土上。美国决定加紧生产含有一种新的、甚至更致命性神经毒气的混合的炸药，即所谓二元炸药，这一决定造成了后果严重，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危机四伏的严重局势。

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盟国武器库中增加了二元武器，首先意味着在欧洲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种最危险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因此，有人正企图不仅是把欧洲变成某种“有限核战争”的战场，而且把该大陆视为将来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的最合适的场所。

与此同时，“美国重新进行化学武装”计划的制订者还尽一切可能继续唆使人们写出“使用苏联的化学武器和有毒武器事例”的报告，并把联合国卷进一场所谓的“问题调查”。刚才美国代表在这里，在这个委员会的发言中又一次企图进行不符合事实的指控。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很了解，搞这种手法是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种诽谤和歪曲事实的手段出之于那些几十年来一贯无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人之手，是并不奇怪的，他们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之初，就利用化学武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发动了真正的化学战争。那些正在对阿富汗不宣而战的人采取了这种新发明的手段。他们兴冲冲地把化学武器供给从国外派遣到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分子，然后由他们用来对付阿富汗的和平居民。

所有这些行动正在被某些人士用来为他们执行“重新进行化学武装”计划的具体步骤，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新一代化学武器——二元武器——进行辩护的。

这些行动又正在被用来为里根政府的计划进行辩护，美国国防部长C·温伯格在“美国之音”的电视接见中谈到考虑审查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时已予以证实。

战争毒气生产的现代化和空前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化学武器军备竞赛新的危险的升级，并形成一种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在达成消除化学武器协议方面所取得的任何积极进展，以及朝这个方向所作的进一步努力都可能化为乌有。换言之，出现了二元武器的整个问题将使拟定和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储存的国际公约的谈判大大地复杂化。

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正确地谈到二元武器问题的出现肯定会在解决有关未来公约的广泛范围的问题造成一定困难——特别是关于禁止的范围、转用、公布储存及其销毁，以及直接同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武器有关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其中包括蒙古代表团，提交了第 CD/258 号工作文件，提请注意某些最直接地关系到目前正在委员会举行的谈判的重要问题。我不想对该文件详细多讲，因为它的内容已为委员会各成员国所熟知，它应成为认真审议的议题。

我们深信，审查一下这个决定，即放弃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新一代化学武器的决定，会有利于早日达成在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个重要的裁军领域里普遍都能接受的协定。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反对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

在这方面我愿意再次指出，在上届联合国提案大会上，蒙古是第 36/96 B 号决议的联合提案国，该决议有 157 个代表团投票赞成，只有美国代表团投反对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其一贯奉行的旨在防止战争和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出发，认为迫切需要加强多边努力以进一步制止化学武器军备竞赛，并保证采取切实步骤在真正裁军的领域里达成协议。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做很多事情，首先是顺利地完拟定一项彻底和有效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蒙古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特设工作小组在能干而有魄力的波兰大使苏伊卡领导下继续进行的积极活动。我们希望，在委员会这次会议通过的比较广泛范围的职权基础之上，工作小组会在尽早拟定一个适当的国际文书方面取得更富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

在这次发言中，蒙古代表团愿意详细地就涉及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之一讲一讲。

正如委员会的各成员国所知道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 CD/245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一致立场，引起了若干代表团，特别是 21 国集团的代表们的极大兴趣。人们要求该文件的发起国就载入文件的某些要点提供补充解释，并就此提出了若干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这里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作过几次发言，对我们的一致立场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蒙古代表团将不再重复已经讲过的东西，但愿意回答尊敬的印度代表在委员会早些时候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某些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这些问题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公约的倡议。该提案是在第 A/36/27 号文件(第 100 页)、还有第 CD/245 号文件(第 8 页)中表述的。

对于问题：“这样一项公约怎样区别于世界各地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已承担的义务？”我愿意作下列答复。

《联合国宪章》宣布的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当然是支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宪章》第 2 条 4 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在这里，所谈论的原则是作为各国的行动准则和联合国自己的活动准则提出的。

我并不认为任何人会由于在一个具体文件中，(不论这个文件是宣言性的还是契约性的)给《联合国宪章》宣布的规定和原则赋予更为确切的形式而现有惯例而引起争论。这是在考虑到新的现实和国际关系中的客观需要，对这些原则作深入阐述和进一步确认的自然过程。在这方面可以提及《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最后但是并非最不重要的是，1972 年关于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宣言。

我愿意强调指出，《1975 年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标志着在发展和加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这一原则方面的重大贡献。还应该提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万隆会议声明。

此外，在履行和发展《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条款方面，已经在关于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制定并缔结了一整套国际条约和协定。

看来很明显的是，未来的公约不会是简单地重复《联合国宪章》已经提出的内容，而是要根据某一具体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需要，也许比世界任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缔结这样一项协定的地区——的情况，订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便发展和履行《宪章》中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条款。

这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我们的主席尤·泽登巴尔就我们拟议中的公约致亚洲和太平洋各国政府首脑的信件中的一段话：“自然，拟议中的公约也应着眼于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展和加强《联合国宪章》，以及若干联合国决议中涉及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的有关规定”。

我还要提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拟议中的公约应包括确定履行其所寻求达成的遵守原则的条款。例如，在上述我国主席信件中的另一段话是：“规定由各缔约国在为加强和平与安全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如关于缓和军事对抗、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等措施的条款应占重要地位”。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由此可见，缔结一项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互不侵略和互不使用武力的公约将对履行《联合国宪章》中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作出重大贡献，该条款不幸地经常被违反，尤其在亚洲大陆经常被违反。

《宪章》第52条设想在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缔结区域性协定的可能性。拟议中的公约的缔结可以成为履行《宪章》该项重要条款的一个具体步骤。

关于问题：“拟议中的公约是不是仅限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多边公约或者设想的是一系列双边条约？”，我愿作如下的答复：

蒙古人民共和国建议缔结一项包括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多边公约。此外，我们认为所有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都应参加这一公约的拟定并签署。与此同时，我们并不低估该地区国家之间就互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双边协议。这样的协议显然有利于创造条件以便履行在多边基础上的各种措施。

我们认为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之间就相互和平和合作关系问题达成的双边条约和协定是拟定和通过一项区域性的多边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会恰当地使人想起最近关于印巴之间就缔结互不侵犯或和平条约问题开始谈判的报道，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文件的名称而是它的宗旨和内容。如果签订的条约确实符合两国人民和整个南亚次大陆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真正利益，那末，在我看来，集体安全的思想就会在亚洲大陆的最重要地区开始取得进展，并使人们看到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而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处理违反公约的行为，这种安全制度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关系？”，我愿提出下列各点：

我们都知道，一旦出现违反公约规定的事件，缔约各方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3条第1款的规定，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如谈判、调停、和解、仲裁或它们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

拟议中的公约诸条款不得妨碍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关于集体安全措施的条款。

涉及公约各条款的履行问题可以在不定期会议上进行审查，以检查公约的执行情况，或通过设立公约中予以规定的某种形式的机构进行审查。这方面的例子可以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在区域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某些机构的活动中找到。

当然，一旦发生某种标志着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毫无疑问，可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紧急措施。

最后，我愿强调指出，蒙古提案的实质是寻求一条符合那个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上各国的长期利益的道路。这种寻求要求花大量的时间，并要求世界各国和人民进行长期不懈的具体努力。

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对话以加强彼此的信任和广泛的相互了解。正如我们说过的，我国首脑尤·泽登巴尔去年曾就这一问题写信给几乎所有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政府首脑。该地区的多数国家认真地接受了蒙古的提案并表示了它们的支持。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会议上正对这一问题给予相应的重视。

因此，我认为已经朝向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出了良好的开端。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应予进一步加强，以便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更加成功的进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有决心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实现共同的崇高目标而继续作出努力。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格林伯格大使阁下发言。

格林伯格（保加利亚）：我国代表团早已有机会对你就任委员会的主席表示祝贺，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新任代表表示欢迎。现在我要欢迎两位贵宾，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副外长I·霍拉伊先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裁军和军备管制委员会的专员鲁斯大使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审议工作。最后，我要说明我们感到多么遗憾的是，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我们的好朋友马利塔·米尔恰大使要离开本委员会另赴重任。我们一贯赞赏他对我们的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在本委员会为发展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的紧密合作和作出的贡献。

今天我要提出保加利亚代表团对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的某些意见。先不讲

(格林伯格先生，保加利亚)

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谈判的重要性，且让我从一本关于化学武器的手册上引用一个短句：“仅仅短时间地暴露在神经毒气中，受害者就从鼻孔和嘴里大量出血，进入严重的痉挛状态并在几分钟内或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后死亡。”手册对此补充说其致死剂量是按毫克计算的。因此，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今天的武器库里可能装着几十万吨化学战剂。

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提醒才能把握住我们任务的真实份量。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75段宣称：“彻底有效地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并称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公约“是多边谈判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本委员会很快就要就停止并扭转这一重要领域的军备竞赛的所作的努力结果作出报告。

回顾多年以来的审议工作时，我们应首先强调1976—1980年间苏美两国进行的双边谈判所起的重大作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谈判已经被单方面停止了，否则它们还是可以起极为有益的作用的。

现在谈谈多边谈判问题，我很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在1980和1981年会议期间，在大川和利德戈尔德两位大使的领导下，在拟定未来公约的组成部分方面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成绩。今年会议的特点是，在能干的波兰苏伊卡大使主持下，恢复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并扩大了职权范围。我国代表团欣赏该工作小组呈现的一派认真工作的气氛。由各国代表团发表的不少发言和文件将无疑有利于制定未来公约的组成部分。最后我还要提及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工作受到来自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保加利亚的技术专家们的协助，我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大家都知道，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定义的问题、禁止的范围、公布有关事项和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核查公约的履行情况等等。在这个阶段的基本问题是，所有代表团对全部问题采取平衡的态度，不是人为地在损害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的情况下，抬高某些问题。

看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采取这种态度的必要性是令人感到振奋的。即使在关于管制和核查等复杂和微妙问题的发言中，也可以觉察到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信任概念”会使我们一事无成的迹象。就我们来说，我们完全同意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正象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他1981年3月31日的重要发言中所说的“不管我们怎么

(格林伯格先生，保加利亚)

扩大核查制度并使之复杂化，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使核查制度变得面面俱到，我们也永远不会到达这样一种境界而能有把握说，各国有关遵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有条款的不论哪方面的重要活动都已经没有任何靠不住的要素了。”

然而，讲了这一点之后，我还愿意十分强调地指出，我们在对未来公约的履行情况有可能拟定一项有效核查制度方面所采取的态度是积极的和乐观的。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通过在工作小组中初步交换意见而受到鼓舞，交换意见表明，尽管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但无论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具体细节问题上，都有很多集中的意见。

在评价目前阶段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时，我们要想不把最近美国政府的决定考虑在内是几乎不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决定就是着手生产和部署被称之为二元和多元成分化学武器。

为了使美国人民同意采取这些不得人心的措施，以及在世界舆论面前为它们进行辩护，美国在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发动一场诽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空前规模的运动，来证实他们所声称的在阿富汗和东南亚使用了化学武器。今天，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又认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诽谤性的谴责是合适的。我们对那些应对这场诽谤运动负责的人们至今还不放弃他们那种只会毒化气氛并使我们的工作甚至比它当前情况更加困难的策略，只能感到遗憾。

这种事实本身就是非常令人焦虑的：正当紧张局势大大加剧，军备竞赛在许多领域逐步升级的时刻，一种新的、特别致命的武器正被加进一张列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偌长的清单上去，而最重要的是，象许多代表团已正确指出的，我们必须牢记，一旦这些按照最新技术成就和在质的方面按新的原理制成的新式武器果真被生产并部署，那么，当前关于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谈判就会大大地复杂化了。这是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正如反映在大会第36/96B号决议中的那样，该决议在执行段落5中说：“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令人确实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对这一重要决议却投了唯一的反对票。

我们不能不对以下事实表示焦虑和痛惜：为生产二元武器所制定的新的好几十亿美元的巨额计划将给军备竞赛打开一条新的渠道。但是作为欧洲人，我们有更多



(格林伯格先生，保加利亚)

的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几乎人人都会怀疑这些武器是准备部署在世界人口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关于不在目前没有设置化学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这种武器的主张。我们还建议，参加该公约的每一个缔约国必须在它加入公约的六个月以内，把在它管辖下的、设置在别国领土上的所有化学武器统统撤回本国领土。

根据对二元武器的出现所造成的复杂情况进行的初步客观分析，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第CD/258号文件，其中提出了它们关于这些武器的若干问题的看法。除此之外，保加利亚代表团还向特设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关于同一问题的查询表。在这一点上我想在一般意义上指出由于二元武器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未来公约中的禁止范围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管制和核查条款的问题。

1. 我国专家经过考虑的意见是：二元武器会进一步使商业性化学物和可用作化学武器的化学物之间本来难以进行区别的工作更加复杂化。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杀虫剂生产过程中的有机磷化合物。

2. 在管制和核查领域，二元武器将使对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的估价、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管制、不拥有化学武器等方面的困难成倍成倍地增加。

在说明上述情况时我们充分意识到某些代表团是不同意这些看法的。就在两天以前，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还对二元武器是否仅仅由于其性质才使核查问题更加困难表示怀疑。今天我们又从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那里听到类似的意见。萨默海斯大使为了论证他的观点，坚持认为，二元武器成分的化学反应性比较高，由于储存上有困难，供民用的主要二元前体不会大量储存。因此，这种前体的核查问题与其他致死物剂的核查相比，如果不是同样困难，也是相类似的。

联合王国代表团引证的论据没能消除我们对二元武器会给我们所进行的努力带来消极影响的忧虑。

大家都知道，民用化学工业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物质有许多是具有高度反应性的。这些物质要大量储存确实会有某些技术上的困难，但这种困难并非不可克服的。因此，一方面，储存象二元武器前体这样具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另一方面，某一具体国家出现这种物质的现象本身不足以构成怀疑不遵守公

(格林伯格先生，保加利亚)

约)的依据，除非知道它们是二元武器的组成物。

但是，能不能提供一种保证，使未来公约的各缔约国充分了解生产二元或多元化学武器领域的发展情况呢？各缔约国准备怎样克服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过渡怀疑所造成的危险呢？这些都是实在的而不是想象出来的难题。

我希望我所提出的问题不会被理解作为一种悲观的表现。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有助更好地了解由于化学武器新的一代的出现所构成的问题，并通过了解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我们由衷地相信，只要有政治意愿，本委员会将完全有条件去顺利完成它的艰巨任务的。

现在我要简单地谈谈我们的议程项目1。我们已在前些时候谈到过核禁试问题，所以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赞成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在考虑到全部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的情况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全力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提出的建议（第CD/259号文件）。

大家知道，最近这方面有了某些新的发展。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作了一次发言，大意是美国将能够和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讨论和确定任何全面禁试协定中都必须处理的，关于核查和遵守情况等方面的问题。”

鉴于某些以前的发言，说明美国不再认为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应给予最高优先地位的迫切任务，许多代表团对菲尔兹大使的表态抱有复杂的心情，产生许多疑问。这些保留态度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要讨论如在真空中进行核查的这样复杂的问题，又没有有一个明确规定的目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现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尽管有这些正当的疑虑，还是成立了以你为主席的起草小组，以便为一个工作小组制定职权范围，该工作小组将使本委员会有可能开始进行真正的多边努力以期最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我国代表团是参加该起草小组的，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参加的各方有诚意，小组的任务将能顺利完成。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未来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应建立在下列前提的基础上：(1)它应能审议核武器试验问题的所有的方面，并(2)这种讨论的目的应该在随后能早日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伊斯拉耶利安（苏联）：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今天要求发言是为了按照委员会的工作计划，阐明我们对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立场。但是，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愿意提请委员会注意苏联关于防止一场世界性核导弹战争日益增长的危险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建设性建议，这是L·勃列日涅夫主席于今年3月16日提出的。

特别重要的是那些旨在促进达成一项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大量裁减双方在欧洲的核武器的协定建议。苏联领导决定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的做法就是为达到这些目标服务的。而且苏联的打算是，如果国际形势不发生新的恶化，今年就主动裁减一个相当比例的中程导弹。

应委员会内部若干代表向我们提出的请求，苏联代表团正在把L·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第17次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的一部分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文件进行散发。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特别重视今天的发言。发言涉及禁止化学武器，也就是一个关于最危险、最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一的问题，全人类都迫切等待这个问题的解决，这问题已正确地列入我们委员会面临的优先项目中。

苏联在化学武器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和毫不含糊的：苏联是彻底禁止化学武器提案的发起者之一，它过去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竭尽其所能，在任何讲坛上和在任何进行这种努力的组织机构内争取尽可能快地从各国武器库中消除这种武器。

在苏共第26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曾提请世界社会注意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进展得难以令人容忍的缓慢的这个事实。这不光是说明事实而已，确切地说，这是对要求加速谈判的关注的表现。现在，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即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中正在出现或已经出现一种全新的情况时，尤其需要进行有效的谈判和谈判的顺利结束。如果今天不采取果断的步骤消除化学武器，到明天就可能为时已晚了。

在这方面，最严重的、直接导致化学军备竞赛危险地逐步升级，从而破坏禁止这种武器的谈判的根本基础的因素，就是美国关于进一步扩大它的化学武器库并使之现代化的决定。包括大量生产二元化学弹药和研制使用化学武器的新方法的五年计划费用高达100亿美元。尽管美国目前的化学武器已储备有约三百万发炮弹、成万枚航空炸弹、几十万水雷和高爆炸炸弹，但还准备把化学炸药的数量增加到五百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万个单位，并用新品种，主要是用二元弹药代替日益陈旧的品种。

美国关于化学武器重新进行武装的决定是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开始生产中子武器、把美国的新的核导弹设置在西欧的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扩大军事准备作出的总决定。按照美国最新的军事理论，欧洲地区是使用化学武器的最可能的场所。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国会讲话时声称，有必要用最新式的化学武器来装备美国的武装部队以便“有能力在欧洲对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大规模化学武器战争”。

我们有时候——包括今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听到美国说：美国生产和部署化学武器的各种新品种，特别是二元武器，主要是为了保证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是因为美国在化学武器的领域里“落后于”苏联，是因为“苏联的威胁”等等。先生们，这些论调曾一再遭到人们的断然驳斥，甚而包括一些美国领导人在内，那么这种千篇一律的借口，还能三番五次地用多久呢？

世界已经看到美国对所声称美国五十年代在核武器和轰炸机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和六十年代初“美国导弹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付狼狈相。譬如说，后来证明苏联的“导弹威胁”被过高估计了约15—20倍，而美国那时已着手大量生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样就为重新掀起军备竞赛奠定了基础。美国现在正竭力使我们相信它在化学武器领域的“落后”。美国显然是在利用这些谎言力图劝说美国公民资助它的庞大军事计划。

有人声称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化学武器的正常的现代化。事实上，研制二元武器的生产把新的一代化学品种引进了战剂的范围。

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二元武器的生产将使当前为禁止化学武器寻求共同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谈判大大复杂化。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已证实这一点。无论在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还是在全体会议上，许多代表团都指出了有关二元武器的出现所产生的另外的困难。

关于这一方面我愿意提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关于“二元武器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第CD/258号工作文件。文件的提案国并不是要对开始生产二元武器的消极后果进行详尽的分析，而是提到了与本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直接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了若干由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的决定所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觉得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是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感兴趣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份关于二元武器的很有意思的文件。我们同意联合王国大使所说的, 在作出任何结论之前, 有必要对二元化学武器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议。人们也能同意他说的: “二元武器也必须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处理, 因为同其他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一样, 也要禁止其生产和储存”。

与此同时, 我们决不能同意他的下列意见, 即认为关于二元武器的管制问题同具有普遍一元弹药的化学武器一样, 二者几乎没什么区别, 因为据说二元武器的组成, 按其性质制作成反应很活跃的东西, 加上它们对弹壳材料的侵蚀性, 都与有毒化学物有关。这里存在着很大的不准确性, 对此不用专家就可以理解。从业已解除保密的文件就可以懂得, 在化学物的毒性和它对弹壳材料的活跃性之间没有相互联系。因此这些化学物的高度活跃的反应能力对管制问题没有什么帮助。

至于因二元武器的出现所产生的另外的困难, 其中包括如各缔约国确保遵守不转让化学武器的保证, 因为要把商业用途的化学品同用作武器的化学品区别开来, 将成为一个几乎解决不了的问题。关于各国公布它们的化学武器储存以及这些武器的生产手段方面, 还会出现困难, 因为有必要指出那些可以用于生产二元武器的商业用途的化学品。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下列事例。作为美国精心制作和发展的二元药剂中合成战剂的组成部分, 正在使用的是异丙酮和多硫化合物, 也就是普遍的化学产品。因此, 为了生产二元弹药, 五角大楼没有特别的需要去建立新的工业部门。二元合成物的其他组成部分——化学品“DF”和“QL”——它们的结构要更复杂些, 但它们也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合并到生产有机磷化物的杀虫剂的技术操作中去。此外, 二元弹药的弹壳事实上在结构和形状上同那些其他专用弹药(烟幕弹、信号弹、宣传弹等等)是一样的, 它们可以由生产普通弹药的工厂进行生产。

即使在单独生产二元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二元弹药弹壳的工厂里, 也完全有可能无法判断产品的真正用途。因此即使某个国际核查机构的代表被请进这样一个工厂, 他们不大可能发现任何有关二元武器的事物。因此, 秘密屯积和储存用于二元武器的化学品——在商业生产部门的范围内生产化学武器的条件是存在的。当然, 我们要研究今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提出的第CD/265号文件, 但我们所说的一切表明, 鲁斯大使发言中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他认为“二元武器的生产技术不能受到合理和有效的核查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元武器的概念就是可以在广大范围的化学品中挑选成对的组成物, 它们可导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致不断地产生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效应范围的化学物剂新品种和新变种。这一事实意味着确定一份有待禁止的潜在化学剂的清单将会毫无意义。怎么能象美国代表今天那样轻率地把许多国家, 包括若干西方国家对二元武器的出现怀有的担心说成是“一派胡言”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并不是要对生产二元武器的行动作出政治性评价。这在第36届联大早已作过了, 联大第36/96B号决议载有一项给各国的呼吁, 要求制止生产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器。你们都知道, 在联合国157个会员国中, 只有一个国家投票反对这个决议,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这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 我们首先表示担心的就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的命运以及在这些谈判中可能达成的任何协定的有效性。

同一份决议中还载有致各国的一份呼吁, 要求制止在目前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设置这种武器。这一呼吁主要也是在苏联的倡议下获得通过的, 旨在加强关于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 重要的是当我们正努力拟定一项公约时, 以及在公约履行的最初几

年期间，当化学武器的储存有待销毁的时候，不应允许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化学武器在世界上扩散、特别是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设置化学武器的行动。苏联代表团已在特设工作小组就履行化学武器的销毁或转为非敌对性用途的保证期间不得直接或间接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设置该武器的公约提出一项条款草案。假如我们能在公约生效前共同审议如何解决不设置化学武器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现在我要谈谈核查的问题。我们已多次声明，并再次重申，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关心的是禁止化学武器未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应该得到严格的遵守。因此，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美国代表团为什么过分强调核查问题的重要性。他实际上想要说服谁呢？——说服他自己吗？

苏联代表团早就有机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表明我们对核查禁止化学武器遵守情况的具体看法。为了不致重复，我将谈谈我们在1981年3月31日的发言。简单地说，我们的看法是，管制应以国家核查方法为基础，以国际程序为辅；这种管制不应随伴着进行“全面核查”，这等于是干涉各国的内政，同时也有害于和平工业。管制应在任何方面和任何时候同公约的真正要求相一致，并确保公约中规定的每一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

项保证得以履行。

美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企图歪曲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他断言它们拒绝考虑国际核查形式。这一点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中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是不符合事实的。我重申：我们赞成各种形式的管制措施的结合。同时美国代表的发言讲得很清楚，它只承认有组织的侵入性的国际核查，别的都不考虑。确切地讲，这才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些本身无疑是公正的要求，并在未来公约的全体缔约国都能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难题呢？过去的经验表明，已经到了适当改变审查和拟定核查条款所用方法的时候了。

我们觉得，象下列一般意义上的讨论可以停止；例如是否应优先选择国家还是国际核查手段、国际现场视察是否应在自愿基础上进行、这种核查是否应在必要时、根据要求、经过请求按照抽签的办法、在有计划、定期、不定期的基础上进行等等，等等。应该转到更具体地审议核查问题了。

我们有以下考虑。明显地公约将规定各缔约国所应承担义务的非常具体的范围。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已确定了的。因此，有可能应对每一项义务进行具体的审议。需要什么样的管制方式和类型和到什么程度。

例如，各国将承担义务在规定的时期内销毁它们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可以关于这项义务进行无休止的讨论而得不出共同的想法，例如是否应该或不应该在销毁现场进行国际视察，是否在同同时取出样品，如果要取，那么取哪一种，多久取，由谁来取，等等。为了能使问题开始取得某些进展，我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进行。为了可靠和有效地保证销毁储存我们可以认真地考虑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从那些各国实行起来最基本最容易的措施开始，如果需要就过渡到更复杂和困难的措施。换言之，每当出现类似国家核查措施可能不够充分这样的共同意见时，就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即从相对地比较简单的措施到比较复杂的措施——讨论适当的国际核查程序。

在建议我们应按这种办法进行的时候，我们正考虑到制定一项核查制度的极端困难，即在确保对公约的遵守情况进行必要的管制的同时，要符合尊重各缔约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的要求。

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核查措施只应在该国愿能接受的管制措施不能得出预期的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果,也就是不能对公约正在得到履行提供保证的场合才使用。

这个办法还考虑到下列重要情况,即:管制措施将辅之以各种声明、情报交换以及其他给予各国遵守公约的保证的措施。

请允许我提一下日本代表大川大使关于涉及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管制问题时所说的话。他特别谈到:“寻求绝对完善的核查机构、寻求一种正确无误的核查方法,其结果可能什么协议也达不成”。大川大使还说,任何核查制度的是否恰当归根结蒂很可能是政治评价问题。

尊敬的代表们,我们一定要努力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共同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象今天有人所作的那样,以一种近乎威胁的态度提出先决条件,象提交哀的美敦书式地说:要末委员会无条件地同意美国乐意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原则,要末该国家将不成为未来公约的一方,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这不是谈判的语言。这不会取得什么结果。这只会损害那些采取这种手段的人们自己。

我想发表一个总的意见。在审议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取得每一项进展的同时,工作小组很自然和合法地表示出要更深入到技术问题和具体细节的倾向。这反映了工作小组工作的进展。同时我们要对那种过分热衷于讨论各种有时是纯粹科学的、甚至抽象的问题的情况提出警告,这一只会使我们从尽早拟定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储存的公约这一迫切优先的任务转向。

苏联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今年已经安排并正在进行的工作方式表示满意。严格按照新的职权范围,正在就未来公约的个别条款进行紧张的工作,正在提出各种意见和工作文件,其中不时包括某些令人感兴趣的方案。我们在看到所有这一切时尤其感到欣慰,因为小组的主席是我们的朋友B·苏伊卡大使。

尽管存在着我们今天发言中提到的一切困难,我们对于在化学武器领域取得进展是乐观的。同时我们当然理解要真正实现这种进展还要做大量工作。我们呼吁其他代表团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近年来美国和它的某些盟国经常试图在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来毒化政治气氛。他们进行这种诽谤时最喜欢的方式之一就是关于苏联在被称之为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方面的某种牵连。

我们已一再声明,苏联在任何地方都从未违反过国际协定,其中包括在军备限制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和裁军领域的国际协定。尽管如此，诽谤还在进行，就象今天会上美国代表团的发言所做的那样。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公众舆论面前，包括它们本国的舆论面前为化学武器军备竞赛的新的螺旋形升级进行辩护。此外，这一发言的虚假和欺骗性特别从下述的事实中显示得很清楚：诽谤者在对指称别人违反日内瓦议定书洒了几滴鳄鱼眼泪的同时，却偷偷地，当然是有意识地对它们自己在东南亚采取行动的可怕后果悄悄地略而不提。美国代表没有提到美国军队在世界上这个地区犯下的罪行甚至在今天还在发生作用。诚然，美国代表承认：“美国充分意识到过去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化学武器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但他没有勇气承认美国自己曾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也不敢承认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大的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的。同样，他也没有提到美国军国主义者在东南亚的罪行的后果在今天还在继续。

最近苏联科学院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越南，在那里考察了在该国进行化学战争所引起后果的研究结论。这里是其中的几个。美国武装部队1961—1971年间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使该国生态学引起深刻变化，极大地损害了越南的经济并给越南居民的健康造成无可挽救的致命损害。对越南人民使用了十万吨以上的各种化学物剂，其中包括九万六千吨植物毒素和七千多吨战争毒气。有毒化学物剂撒在南越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的热带森林和丛林以及百分之四十的耕地面积上。美国武装部队在他们进攻大块森林和耕地时使用了大量化学物剂——每公顷使用量为10到100公斤。最近，战争期间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化学武器受害者之外又增加了这些武器的所谓长期后果受害者。这些人患有神经错乱、皮肤病和更严重的疾病，如肝癌。越南的妇女生产畸形儿，她们容易出现变态怀孕和小产。

现在在越南、特别是孩子出生时所看的畸形都是由二氧化碳引起的遗传结构混乱所造成的。应该指出的是，在越南那些中了“橘黄色混合剂”毒害的居民中所看到的遗传结构变化在性质上同在广岛和长崎遭受过原子弹恐怖的居民身上所看到的染色体结构变化是类似的。因此在目前可以肯定由于美国使用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两部分人患有遗传结构混乱：他们是日本和越南的部分居民。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化学战争已使美国人自己也成了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这种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投在越南的生态定时炸弹已转而自食其果地在损害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人自己了。那些进行化学武器进攻的人现在象他们先前的敌手和受害者一样在受折磨。现在在美国登记的化学武器受害者的退伍军人有几千名之多。

现在那些竭力想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即指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人却希望悄悄地略而不提上述罪行。

苏联的代表们，包括那些最高级代表们已在不同的国际机构中坚决批驳了这种谎言。我们愿指出，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专家，其中包括某些美国的科学家和专家都已发现上述谬言同科学的、医学的和技术的的结果根本不一致。事实上，专家小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论是他们提交联合国大会第36届会议的文件还是新闻报道都很清楚，专家小组在正式访问亚洲期间没有发现任何使用苏联制造的化学武器的证据。即使是最积极的反苏运动煽动者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缺乏任何事实依据。

例如，请允许我引用1981年9月14日美国在联合国常驻代表致秘书长的未经签字的备忘录中的一段话：“美国专家已研究并估计了这些报告中所叙述的症状以便确定那种或几种有毒物质可以具有这样的效应。他们得出结论说，已知的标准化学战剂中没有哪一种在单独使用或与其他物质混合使用时，可以引起象报告所描述的症状或这样迅速地导致死亡。这个问题本应可以在此结束。美国吹起的肥皂泡已经破裂了，但国务院却决定把已经掀起的运动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国务院的新招并没有改变情况，也不可能改变情况。现在该是美国停止制造关于苏制化学武器的神话的时候了。西方新闻界和官方散布的关于一个“苏联化学武器的威胁”决不会因为多次重复而变成事实。无论是西方新闻界还是那些给新闻界提供有倾向性的假情报的人，都不握有或不能握有有关使用苏制化学武器的客观资料，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事实。

谈几句关于苏美就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问题。苏联对于苏联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双边谈判的立场曾一再经勃列日涅夫主席加以阐明。我们准备恢复已经中断了的谈判，但我们并不乞求其恢复。不论与美国进行或不进行谈判，我们都能够取得进展。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歪曲事实。

美国代表发言中这种歪曲事实的典型就是企图造成这种印象，即：苏美关于管制问题的谈判已陷于某种形式的僵局。在这些谈判中并没有这样的僵局，这一点从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1980年7月7日苏美双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该报告(CD/112)特别指出：“美国和苏联希望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他们真诚地愿意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全面、彻底、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那些极其复杂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求双方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以便顺利地完成美苏双边谈判，并尽早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联合倡议。”

事实上当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已确定为1981年1月时，怎么可能谈得到出现僵局的问题呢。美国单方面中断了这些谈判，就象它中断与苏联在军备限制问题上的其他许多谈判是一样的。他们决意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谈判过程中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出现了任何困难，而是根据美国政府在军备问题上采取的总的反苏方针行事。在这个问题上情况也完全一样。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如它们在委员会的其他事务上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正积极参加为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储存所作的努力，他们相信这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终将一劳永逸地从武器库中消除。

主席：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今天名单上的最后三名发言者，即肯尼亚、阿根廷和中国的代表们，鉴于时间不早，已友好地同意把他们的发言推迟到3月30日星期二委员会下一次的全体会议。我愿代表委员会对他们谅解致谢并向他们保证，一定把他们的名字排在3月30日会议发言名单的前面。有什么别的意见吗？赫德尔大使要求发言。

赫德尔（民主德国）：主席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非常赞赏你为促进早日就议程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而进行的努力。

最近几天来，我国代表团、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为了澄清美国3月11日在这一议题上所提建议涉及的某些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有关问题。我们非常关心希望所有这些问题能有明确的答复，因为这将为我国政府提供必要的情况来确定我们对拟定上述职权范围草案的进一步态度。

当我看了今天的发言名单并注意到上面有美国代表以后，坦白地讲，我曾希望从他那里获得许多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为商定核禁试条约工作小组

(赫德尔先生，民主德国)

职权范围所作努力而向他的代表团提出的。我曾希望在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多次试图从美国代表团得到某种解释之后，该代表团将至少应尊重委员会各成员国的意愿，并对列入我们日程的项目表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今天我国代表团听到一个简直是露骨地肯定必须掀起新的化学武器竞赛螺旋形升级的发言，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显然，该有关国家不仅需要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取得“可靠的威慑力量”，而且还要取得“化学武器的威慑力量”。这样我们倒可以问问自己，是否要在第二次裁军特别联大会议快要到来时，把裁军谈判委员会变成各种威慑理论以及为研制和部署相应的精密武器的需要进行宣传和辩护的委员会。至于有关二元武器、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遵守以及“被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已在3月23日阐明了它的立场。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的论点了。

我们希望通过你，主席先生，再次要求上述代表团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不这样做就会使在核禁试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案上取得一项谅解复杂化甚至推迟时间。

努瓦尔法利斯（比利时）：主席先生，出于对赫德尔大使的尊敬，我不愿意质询有关违背议事规则的事，因为他的级别比我的高，但鉴于三位尊敬的代表，肯尼亚、阿根廷和中国的代表已从发言名单上撤销他们的名字，我认为我们应遵照您的决定，现在就结束会议。

主席：感谢比利时代表。我的理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是行使他答复的权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让他发言的。

现在让我简单地提一下另一个议题。我愿意提醒委员会各成员国，按照适用于联合国驻日内瓦分支机构的章程规定，4月9日星期五和4月12日星期一将正式放假。因此，委员会在这两天不能举行任何会议。会议主席深知在我们第一期会议的最后两周肯定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我将同各工作小组的主席协商，了解他们的需要，特别在4月份关于增加会议的需要。正如我在上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说过的，以后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时举行各种会议。在拟定今后几周的时间表时主席将努力把这类会议减少到使委员会能完成它任务必需的最低限度。

(主席)

今天秘书处应我的要求分发给你们一分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的文件。和往常一样，这纯粹是提示性的，必要时可以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进行变动。

如果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委员会将于明天，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其组成情况的审查办法。同时我愿意向委员会提出关于就我们这次会议结束日期作出决定的问题，如可能希望就这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协议。紧接着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要举行会议。

下一次的全体会议将在3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现在休会。

会议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